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廿八號　星期日　世界小報　乙丑年五月初八日　第四版

愛華社

（女子）（新劇）

日戲　一點至五點

不幸之妻

（節目）許婚　約友　娶妓　議計　產子　逐媳　捲逃　索賬　入殼　氣憤　殺仇

（劇中人）	（扮演者）
陳鶯娥	文英
婢彩蝶	春俠
陳伯鴻	蕙芬
陳太太	笑儂
陳僕	稚生
劉燕生	亦珍
劉雲農	金奎
張芳	楨增
老鴇	蝶梅
龜奴	雲南
妓女	美儂
楚蘭	情夢
阿高	鳳翔
徐雲	明珠
秦則宗	桂生
翠少	玉英
穩婆	小梅
劉福	稚生
奶媽	鏡花

夜戲　七點至十一點

五本六本　刁劉氏

（節目）別樓　傳見　派差　議捕　提文　入監　報警　鬧醋　訓女　放告　委童　報信　官吊

（劇中人）	（扮演者）
刁劉氏	情夢
玉蘭	文英
春蘭	美儂
夏蘭	賽文
蕙蘭	慧英
刁王氏	一嘻
青蓮	稚生
毛龍	明珠
旗牌	小梅
原差	鳳翔　笑天
三阿爹	笑儂
王文	桂生
王興	雲南
王徐氏	春俠
秀環	水月
童文正	蕙芬
襄陽府	蘭珍
襄陽縣	亦珍
劉通政	金奎
劉僕	社員
王六	楨增
鄉下人	鏡花
劉太太	蝶梅
劉婢	稚生

紹興文戲

日一點半至五點半　夜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日演　前本　會林寺

夜演　五本　白蛇傳

飲冰室

屋頂花園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闢地於三層樓精製各種冷飲採辦正廣和屈臣氏上等汽水以備諸君子之惠顧食物務合乎衛生招待更極其週到兼之座位寬暢面臨凇波披襟當風寵辱皆忘誠清涼之世界避暑之甌地也謂予不信盍一試之

大部連台冒險俠情偵探長片

怪影說明書

□第十三集　所至密室正欲沙利又以繩縛利欲思脫身之利安方被醫生見醫生倒在地近馬利安之旁保羅士復來第放豈料保羅士告林拔忽見台府中速往打救卽按址而往卽

□第十三集　保被怪影暗殺異此因馬利安成暗碼字而警奔進房中保羅羅士俟少利去至沙力之家所而行殆老怪退其一神女手執從外返見此情商保羅士諸之返家惟見林拔己痛殿奪三神

第廿五本　解脫杜花詎沙利於璧兩計卽除去其解劊之際適上詫甚急出時其前受之馬利安訝還置之不問及上有陷名信也看竟訊問抵白倫家所

第廿七本　者方談話突被困房中以告沙利來救士亦隨入沙後女僕乃至以倆受之於去未久彼利利刀向彼利行莫知究竟卽糾集數入在地急扶之女去云馬安

第廿六本　為自倫覺察人隨反身出外衣從別室怪影猝爾發應中拍電具催眼術介彼間本來知覺扃門以禁之閥之云謂馬林拔該函何由之詢查一

第廿八本　見樓上之房小銅片藉反之意沙利以果救馬利安啓門保羅士神女麗德施又突至粘三背後猛插被乃至電話告間至白倫家起叩其故林旋語沙利氏

自沙利濟入白倫之寓借彼利持鑰步至指往看彼利嚴守室外追沙門奔出越窗而逃而馬現將醫生暗殺保羅士告醫生館詐知老怪已自醒老怪旋逃去未幾並要求保羅士擔己釋俄而沙利回寓舉事報利安每現遇險於白倫來林拔以不知對沙利切

第沙利驗醫生之屍體有光線射出沙利知有照之光卽見光線射出鎗指嚇保羅士急發模而出反扃其門以因保始得釋出先是老怪濟蘇蘭奴着彼三女依計女拿擲借歸白倫府中利登卿倒斃既而白倫之保羅士促他前來嗟也知是沙利借馬利安拔謂頭間彼利到此將曰已知白倫已獲全回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洋五角
四寸二張洋六角
五寸二張洋九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七寸二張洋一元半
八寸二張洋二元
十寸二張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洋四元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　消息靈通　新聞詳速　京地報紙大抵受人津貼為一系或一入作辯護　獨輿論報則眞正為民喉舌　名實相符　總理侯疑始君　郎文壇馳譽之叩玉森主人　文章道德不特為南北儒林所欽仰　可稱中外文士之冠軍直附驥尤為首都數一數

翰海　二之文藝刊物　編輯者舍侯君外　尚有袁寒雲　馮小隱　蕭鍊塵等諸名流　由北京的畢倚虹　張慧劍　總其成　精金美玉　欲研究文藝之子固不可不人手一編　社址北京宣外香爐營二條號　單定翰海亦可　五并有已經訂成單本者出售　每本三角　佳美品物有目者盡能鑒別　故記者樂為介紹　願與世界者共同欣賞也（請閱者聲明由本報介紹）

◀價目▶　預定全年大洋三元　半年一元　單定每月三角　郵費另加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四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卽四川路北京路轉角）鹽業銀行舊址今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本公司謹啓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四四八

請讀世界早晚報（請本報聲明由介紹）

固莫不佩服張恨水君著作京多來信叩詢價　介紹與之訂交第恨水寄跡足華文章身其　故之揚幇小說大王粉涵秋氏京相娓美豪墨　抽暇贈稿外且擴任老申報駐也通訊係秦欲　一助手猶之福爾摩斯與華生界倘君必　朝夕昕晤則請速函訂北京世晚諸讀　早報附張明珠晚報附張夜光早報一報　水主編卽（早）（晚）報本身價值豎世編　立氏權諸君試訂閱之當知此言直界可稱讀　報社址北京石駙馬大街九十號匪謬也現世時

凡讀本報諸君囑同人與已不棄晒之唯與恨水因世界者由恨代之民界早晚

◉價目預定　早報全年連郵九元七角二分　每月八角六分　晚報全年連郵四元四角六分　每月五角六分　兩種合訂全年祗收十四元八角四分

姚民哀說（請費郵票二角可得奇書兩種）

不佞前與發光宇君書圖存諸君如角連同通信轉交當將又不佞於五交涉史一書現在時局書又頗當行所費不多

謂雜君合撰文字尚有由張之別書一本寄郵花一部欲此託書請報編輯中東地址班本寄輯該書由鴟累四風潮之友縱者鶴眉何妨寄一角郵花試試看

來函請寄上海福佑路小世界世界小報社轉交可耳

決志救國　　品格唯一

世界小報

丹翁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廿八號　星期日　乙丑年五月初八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三十二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一七▶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白玉福　徐月樓　三蓮士　柏松亭　大賜福

日戲　一點至六點

周福珊　胡少鑫　胡黑燈　袁奎官　劉長寶　王蘭卿　朱友奎　佟春廷　馬永利　張紫珊　張連生　徐月樓　李雅仙　朱友奎　袁奎官　單德元　蓋春來　邱德成　佟春廷　劉長寶　吳品仙

借趙雲　探陰山　盜御馬　連環套　饅頭庵　四本鐵公鷄

夜戲　七點至十二點

徐月樓　魏寶樹　周福珊　胡黑燈　周福珊　劉春林　徐月樓　劉長寶　張連生　邱德成　王蘭卿　張紫珊　單德元　蓋春來　朱友奎　袁奎官　佟春廷　李雅仙　吳品仙　胡少鑫　馬永利

清官冊　二進宮　（新排好戲）愛國慘史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廿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現映◎　大部連台冒險俠情偵探長片　怪影　◎共計三十大本◎

笑社男子趣劇

諸警民　洪假魂　蔣倩紅　顧劍秋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劉天淚　陳別笑　童呆兒　朱豔秋

日演（在四明文戲場）一點至三點　姊妹花

夜演（在四層樓）五點半至八點　同胞夫妻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

康集昌　小荷花　沈春林　沈美玉　小桂寶　胡如筆

花生計　秋香送茶　祭親夫

七點半至十點半

小荷花　康集昌　陳阿高　沈美玉　沈春林　小桂寶　胡如筆

賣草屯　花園會　打窗樓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二點至三點　七點至八點　三點至四點　九點至十點　四點至五點　十點至十一點　八點至九點　五點至六點

笑中緣　遊龍傳　雙珠球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見娘　時事　蘇灘

三層樓小戲台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八點至十二點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日演　十三本大　十四本菴堂

夜演　十三本白　十四本蛇傳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中西戲法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

徐鴻生　沈金生　陳阿東　小炳卿　丁婉娥　丁少蘭　小炳卿

日演　合夢　哭七七　雙貢花

七點至十一點

小炳卿　徐鴻生　沈金生　丁少蘭　丁婉娥　陳阿東　丁小娥　于少卿

夜演　全體合演　前本　花鞋記

莫悟青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半　中西幻術

二層樓雜耍台

羣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分

朱美珍　高美雲　筱翠寶　楊香妃　黃笑芳

京調小曲

沈易書　七點至七點十分　十一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分

南方拉戲

義美法

丹翁

義是人道主義的義、美是成人之美的美、法就是法律問題的法、現在的這個局面、既有仗義的出來成人之美、那末、法律問題、當然不難解決了、有人說、從前姓蘇的說六國、如今反是六國來蘇大說而特說、蘇家裏當初說六國不得成功、現在六國說蘇的所以也回去了、雖有仗義的成人之美、又奈法律何呢、我道、蘇秦不行、張儀難道還不行嗎、當初蘇和張是水火、是敵國、現在呢、你不看見張已大幫蘇的忙了嗎、而且張儀的儀字、就算義人、帶來的大羊也不少、羊大不是美字嗎、再加以大羊的台甫、又叫做水、救火、莫如以水去了、水去正合着一個法字、哈哈、我們家內就有義美法、若添上外來的義美法、雙料起來、有啥事兒辦不成、可賀呀可賀、

情天綱綫錄

花萼庵撰述

徐太太却對巧珠小姐罵吵」蘭秋啊呀一聲、全個兒變作了呆木頭了、列位、華蘭秋和素芬不曾訂婚的時候、也常到徐家去、見過幾次徐太太、訂了婚後、却怕羞不去、現在聽了娘姨的話、待想不去、疑葫蘆不能打破、去呢、又恐怕吃虧、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娘姨提高了嗓子道、『少爺、你怎的成了聾聾了、太太千言萬囑、叫我請你就去、不可待慢、否則、……」蘭秋逼不得已、跟了伊出去、剛到徐家的門口、娘姨說道、『少爺、你且在這裏等一等、我去通報太太」、言完、却把大門關上、飛也似的進去了、蘭秋在外面等了好久時候、終不見開門、側耳聽聽、似乎隱約有些哭打的聲音、他心裏既疑慮、又焦急、立在門外、路人見了、都很注目、

鍾馗捉鬼記

進士老爺、請你不必啖食我們、我們已備了上好的酒筵、款待老爺、望老爺暫息雷霆、賞我們一個光、充充饑罷、進士這時正跑渴了、聽說有酒吃、不覺轉怒爲喜、唾涎滿地道、你們好機警啊、這樣投人所好的盛情、怎能不領呢、一壁說着、一壁便喚道、帶路、不一回便到了一處、叫作什麽館的、他便酒啊、菜啊、儘量的啖食一飽、食畢、已着實有了些酒意站起身道、食德報德、咱就饒了你們罷、說畢、[illegible]了一路趁脚風、趕回家裏、醉熏熏的向他妹子道、今天可稱酒醉飯飽了、哈哈、這般矮鬼、好識時務啊、伊聽說道、但是你一鬼未獲、怎好交令呢、進士笑道、這不妨事、我們儘可套官場通行的鬼話妙法呢、說罷、抽出鐵筆、艸了一通電稿、略說今日一般矮鬼、無多、然見馗均望風而遁、經馗努力追勦、幸不辱命、格斃頗多、生啖無算、現已肅清、無患作祟云云、艸就了電稿、交伊速卽拍寄天師府去、自已禁不由自主、呵欠連連、向床上倒身一躺、片刻間鼾聲大作、又入夢鄉、但是從今後的世界上、自然被矮鬼鬧翻了呵、

滑稽無線電

伯超

此間自滬上慘案發生後、各界無不一致臨爲聲援、乃本地各報紙、對於某國香烟廣告、仍依然按日刊載、有投函詰問者、以合同拘束、不能卽撤等語答之、故說者謂此後如再與外人訂立廣告合同、當附帶聲明、將來設遇案件發生拒絕外貨時、則所訂合同、應卽中止效力云、（自蘇州發）

某鄉人在茶寮中大發議論、謂既與洋人絕交、拒用洋貨、則所有洋文書籍等品、應卽一概焚燬、各學堂此後俱不準說洋話、學洋文、以示澈底絕、而存國粹、（自南京發）

金陵懷古

傷憶湖邊選莫愁、輕車肥馬一時收、但稽南部烟花籍、不築東風燕子樓、玉樹臨風誇越豔、金鞭驕市試吳鉤、依然淮水、相送降旗出石頭、

浮雲歷盡幾滄桑、舊事重思客意傷、柳色自搖瓜部雨、笛聲偏傍板橋霜、淒清玉匣藏衣地、想像宮車墮馬妝、回首中原同一慨、十三陵樹久蒼茫、

晉海航行記

客疚逢和、往彼親探、低頭向床、定緊身倚靠、手摩背板、款言慰藉、面貼肩膀、弗用思儂、再來望你、佳日良辰後正長、瀨行囑道、風須避避、冷要防防、　些些美果名糖、特命送吾爺試略嘗、問近時將息、精神可健、那邊記罣、寢食皆忘、百合爲君、連翹作使、另有丹溪妙藥方、無多服、保寬胸達下、發汗通陽、

南游記

浩浩水

信否余未敢斷、所聞則如是也、（編者按虞初新志載陳圓圓傳亦作如是說法）因思少時讀史、知馬殷據湖南時、曾建九龍殿、至今遺址何存、且莫可究詰、而三桂所爲恰近似、英雄所見之略同如是、已大奇、又增一美人祕史更奇、其尤奇者、則金殿樑椽、僅有痕蹟、寶與瓦融而爲一、瓦復無縫、實渾元一片覆殿上、計其重量、不知有幾千萬鈞也、何以一舉而覆之、又何以與樑椽相融合、詢諸彼土人士、則曰、聞諸先民云、三桂敗後、有宵小乘機盜竊銅瓦、一夕雷雨大作、係雷火鎔殿瓦成一片無縫之蓋、且與棟樑融合、自是人莫能損其毫釐也、乃得保永久、是說也、余固懷疑莫釋、然觀其瓦、決非人工所能鎔合、視勢所固然、或卽近代科學家所言有弘電之質力、是以有雷火交加、因物堅不致摧毀、故僅鎔之歟、此非余所敢斷矣、

（五）滇南大略

滇昆明百里外爲晉甯、又一日程名呈貢、皆屬平原州邑之處、誠桑麻遍野、有滿家穰穰之觀、入是鄉、終歲不覺有塵土、西疇南畝、阡陌縱橫、非黃雲彌望、卽綠葉滿疇、冬春皆然、逢市集、阡陌間老幼男女、魚貫往來如錯繡、衣皆深藍色、布亦所自織、望之一色、（未完）

聞譚襍述

徐生

余足跡半天下、生平無他好、惟嗜戲成癖、對於黑頭、尤爲注意、以前在京時、[illegible]志全壽之臉、余[illegible]鐵字、[illegible]又失之慌滑、皆不足取、入京後、則愛聽澗甫秀山及壽臣等劇、黃金固佳、惜多長逝、姑不具論、卽二路中較爲可取之李連仲、亦死、就目前以論淨色、臉譜以錢金福第一、曰內身上、以郝回子多可取處、上下數十年、文武花面、僅存此二人如碩果、人才之難、倘界且然、乃歎天地之生才無盡、實亦有時而盡焉、任昔穆鳳山郎德山劉壽峯諸人、聲音雖宏、而終有可議處、麻穆子雖稱曾於無佛處、膺假黃三頭銜、奈有字無板、雖膺上選、今之侯喜瑞、念白架子、實有足多、無如唱時咬字不清、山字每唱三字音、雖有武工、而不能任重、故中材而非上駟也、近見富連成之榮富華、臉譜宗錢、身段脚腿、均極老到、每演洗浮山惡虎村東昌府英雄會全本落馬湖大名府法門寺忠孝全實家樓等、非但在王連浦、實帙侯喜瑞規矩多多、有人以能織黃何金三派之淨角全材、屬之此子、不稔榮能納諫從善、不負多數人之期望歟、

哭愛女孟素

父卓呆和淚作

卽於然[illegible]、照片既成後、我當帶往校中、求殷師[illegible]是、則速且妥矣、十月杪片成、爾於翌日、託殷師交去、爾病之第三日、爾提姊有書至、謂下星期日、擬再來攝一影、不意二人之至、已難延至日曜、竟提早兩日矣、且此來非假攝影機以攝影、特於余眼廉中、攝成兩筒淚人耳、爾母欲以二十八以上之細樂隊送爾、懇冰血伯延之、順道過西門、余囑冰血伯、赴務本女校、告爾同學諸君、蓋爲時尙三點半、或不致散課也、爾校星期二考英文、同學諸君、不見爾到校、星期三、卽有吳慧珍李致良二君、書來問病、且言如病中不能作答、則請爾妹代爲之、

劫後回憶

伯超

人可得二三千金、於是欲往而未果者、咸大悔、金之來源若何、不問可知、然而吾民苦矣、

紅會執事某、赴澄江等處放賑、見有士卒闖入民居、搬移器物者、人弗敢逆、而訴紅會求援、會中辭以各有職權、未便越軌干涉、訴者乃飲泣去、嗚呼、軍實之肉、尙足食哉、

軍隊入城、遍覓宿所、學宮旁吳姓、巨宅也、門閭不得入、乃逾垣進、比撤隊、吳姓回宅檢點、則汚穢狼藉、臭不可當、而屋面遺留軍帽軍衣等、亦不計其數、蓋軍人解衣、不知驅法、大抵投諸屋頂、俟燥而以長竿挑之下此乃其遺忘未取者、一說軍人有犯規者、卽就地斃之、密瘞宅中、弗予宣布、吳姓聞之大懼、飭役掘尋、並無所獲、究不詭密埋何所也、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青、於山水花鳥皆爲擅長、君嘗聽鼓蘇垣、與昌碩以繪事相切磋、國變後、目擊橫流、愈演愈幻、遂決然舍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諄勸、始出其所長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冊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　照屏條加倍　摺扇紈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侔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彙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鹽公司內杜叔和或逕寄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　請聲明由本報介紹

恕遺齋雜記

軾

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尙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辭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姦、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千年定案、一旦平反、沈約有言、不待赭汗之徹、而奸渠必翦、誠快事也、

長沙周克開、歷官江西吉南贛甯道、治有大庾陳氏婦、與其姑之前夫同子居、前夫子謀陷婦、而逐其夫、蓋志在吞產、乘翁死、以毒誣之、婦不能自明、獄成矣、轉至道、周審其冤、視所餘藥有色黑者、辨其質、雄黃也、又取相驗時銀針拭之、垢隨手去、因窮治得實、婦冤始雪、

毛西河夫人陳氏、名何、同縣人、能詩、閨秀正始續集中、載其子夜歌兩首、其一云、一去已十載、况復隔千山、雙珥依然在、如何不得環、其二云、白露收荷葉、清明種藕枝、君行方歲暮、那有見蓬時、氣韻殊近齊梁、詩才如是、而乃以奇妬聞耶、可惜也、

芸窗偶憶

伯超

張氏率第一軍南下、沿途委任參議等職、絡續多至四五百人、惟實際能得俸者、僅居百分之幾、徐則祇虛懸一名、甚且有始終未與張氏謀一面者、而第一軍參議頭銜、則已赫然列諸卡片、招搖過市、炫耀鄉人矣、蓋張之進退人員、並非完全出於自動、左右親信、設有說項、罔勿惟命是聽、故左右得其口頭一諾、卽可據以發表也、

雋語漫錄

瘦鵑

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爲常州府知府、一日、武進縣以公務入詢、謂已三狀『申』府、何尙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邑宰、豈不知[illegible]名諱、乃有意相侮、是何居心、縣令天性骨鯁、聞此抗顏曰、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不則申戶部、申臺中省、申來申去、非到申死不休、語畢、長揖而去、徐雖怒恨塡胸、然無如之何、

洗包慘記

碧波

吾友金、執業于南京路老閘捕房之對門某商鋪、余自戾申、卽造訪之、蒙慰其當日受驚焉、金慨氣言曰、此次英捕放槍、實視我華人、較黑奴爲又賤、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因請其傳述當時所見、備我記錄、昭示世人、俾已經屠殺、尙來調查眞相之專員、知所愧焉、（以下皆金君語）

少帥之來也……

洪水

少帥之來也、爲十一案而非五卅案也、

少帥之來也、撈土款而非調查慘劇也、

少帥之來也、訪英要人、議及慘案、非其主旨也、但不如是不足以掩衆口、

少帥之來也、率所謂教導隊、攜所謂追擊炮、均用以壯己威而衛己命、非護滬民者也、

少帥之來也、于滬案一無成績、祗二次登報啓事、而不知告白費、是否現付抑登賬也、（未完）

誌妙高峯

劍禪

湘省長沙南門外、有地名妙高峯者、爲叢冢之區、地勢高聳、如土阜、卽湘俗所稱爲亂葬崗子是也、其地纍纍馬鬣、鬼氣森然、其間有宋王墳者、卽南宋甯宗朝丞相趙汝愚之墓也、汝愚字子直、餘干人、本宗室爲相、有賢者風、當孝宗崩、光宗疾篤之際、天下震驚、汝愚奮則不顧身、於指顧間定大計、收召賢士、以輔甯宗、後爲韓侂冑所譖、謫守永州、卒於任所、追封沂國公、諡忠定、以言汝愚之經濟文章、實出虞允文呂頤浩諸人之上、鳳陽朱文公熹、數稱道之、葉水心呂東萊陳同甫輩、亦盛相推許、當其旣以纓直忤侂冑後、韓因摭事中傷之、謫守永州、竟死於貶所、湘人憫其忠直得禍、遂斂資以葬之於妙高峯、爲築墓[illegible]之禁弛、汝愚方得遺骨歸葬、遜清宣統中、壇漸就傾圮、乃復鳩工修理、碑題『南宋趙福王墓』六字、閩係出自王葵園前輩之手、湘人士醵資重修之冢式、悉變舊觀、冢式宛如覆盆、以黃色沙土築成、極其堅固、其側、有福王墓廬、略具亭榭花木之勝、平日令守冢者居之、每逢春秋佳日、是處亦成湘省省會士女游賞之地也、

滬海月明樓隨筆

嘗於先輩箋上、得覩吳山尊自書詩云、屋山一角草青青、楡莢槐花落滿庭、婦理繡奩兒伏案、獨攜嬌女捉蜻蜓、西北一痕虹未成、積霖初歇有雷聲、小妻無事偏多事、剪個紅衣人掃晴、薄寒入座客呼酒、小雨叩門僧送花、都道京朝官味好、那知夜夜夢還家、書法頗秀勁可愛、惜不可多得耳、

（泣珠生）

朱鴛覆孫了紅函

了紅道兄史席、不通魚雁、倍切馳思、而宋雲忽降、座右、慰甚慰甚、我　兄喬寓陽行、未審究屬何方、我儕既屬知交、似不必藏首藏尾、效神龍狀態、反多隔膜、此後來函、尙請直示地址、未知　兄以爲如何、小青先生、前曾有函弟、云甚紀念我　兄、今承教囑、自當卽爲修函、惟尙乞我　兄亦卽寄一函、（程先生在蘇州天賜莊東吳大學吳語科）慰彼懸念、尤感、弟還來百感塡膺、貧病交纏、寄身海角、氣息奄奄、承勸慰失意事、弟非不知感激、惟此次旋里之後、拜鄭箇之跡亦絕、情天終缺、恨海難塡、恐抵美滿之域、將在弟骸骨寒後矣、附呈拙作（病了）、卽記此事、乞我　兄斧政、代爲介紹、如能爲弟稍騙些錢、尤感、承允合作「伊人」一、稿甚感、俟軀稍健、當續成寄奉也、艸艸敬請痊安、餘容後詳、恕艸、（民哀按昨聞錢稱雲君言了紅病已痊愈已返滬到行視事矣）

編輯完了

理以愈辯而愈明、勢以愈爭而愈勝、業以愈修而愈精、心以愈用而愈靈、是以嫌此次交涉、遷延時日、卽爲失敗者、不學無術者之言也、君子未嘗無過、唯知過能改、此所以終爲君子、小人未嘗無才、惜才不正用、此所以終爲小人、必有不刊之理、乃謂之精理、必有統系之說、乃謂之學識、不然者、則文明新劇家唱書先生、以及擂鼓等諸藝者、在台上常發議論、亦得目之爲學理、足法後世者歟、

一寸樓台　四十七

了、我更問到一寸樓台、究是一件甚麼東西、有甚麼用處、値多少錢、他道、這一寸樓台、倚是他們祖老太爺手裏收買下來的、當時據說是値二千兩銀子、照現在的市價、怕至少也須値二萬塊錢了、這本是一方古玉、却不甚大、琢成一座樓台的樣子、雖然形容一寸、實在不祇一寸、大約有一寸四五分高、這東西、不但是件美玉、[illegible]、實在大有一椿用處、夏天把他擺在桌子上、一屋裏都涼快、只是就怕有箇遺失、每逢夏天、從來不曾擺出來過、藏的地方、又甚嚴密、是在一箇最重要的首飾箱裏、這首飾箱也不大、隨便甚麼地方、易於容納、故而那首飾箱、又藏在一隻衣箱底下、衣箱裏盡是不値錢的衣服、以爲總可以免人覬覦的了、偏是別的衣箱、皆不曾被打開、單打開這隻藏首飾箱的衣箱、把這首飾箱拿去、這首飾箱裏、除了那一寸樓台之外、尙有餘他首飾、大約也共總値箇二萬多塊錢、但是別的東西一樣沒動、單少了這個藏得最嚴密的首飾箱、警署已經有人來過、踏勘之餘、道是非自己家裏人、不能做這案子、但家裏的這許許多多人、又沒一個可資疑竇的、現在警署、已將他家裏許多僕人、悉數當嫌疑犯、暫時拘了去、以憑研訊、我打聽着這些消息、也懸揣不出是不是與我們這裏鬧的些一寸樓台有關合、又慚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